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全錄

卷一百一十五

原序

至游子二卷二十五篇不著名氏予初未見其書守銅臺時有以抄本示予者每人吏散後聞一披讀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網羅羣籍撮其要領而為之者也雖所稱引廣博玄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頗露其梗槩焉世有上器利根要必有味乎其言也伊川程子謂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為學而至於聖人修身而至於神仙以為天下三大難事殆所謂確論竊怪世之學者器根既淺又每以苟且嘗試之心為之忽於躬行而急於責效迫其無得併所素聞者且棄之以為不足信而又加詆毀以是求道即名師日面命之何益矧於紙上之說哉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夫言道而徒使人大笑亦褻天甚矣然則諸真垂訓又安得不微隱其文義以俟能者自悟自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嗚呼盡之矣予塵緣未斷日碌碌迷迷中焉可僭談斯理因欲傳是書聊識之與同好者共相省勉云爾嘉靖丙寅春正月江東姚汝循序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至游子卷上

玄軸篇

心勞神疲與道背馳冥心湛然乃道之幾

至游子曰天之體其高明歟天之性其玄虛歟天與我命而秉以為性矣必也冲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湛湛乎適於自然之場焉昔者太原洞長告于方丈先生曰噫已入於無為矣而其性未能湛湛乎何哉曰爾好樂之聲以習蔽之矣况怵於斯者耶夫人離朴為華物誘於外五慾六蔽以疵其潔無以見於天元則必濯其垢而後可也何以濯之耶吾心者法水也於是滌三昧焉開六蔽焉去五垢焉汰其濁而見素矣夫能皓皓而不汙莫先於卻事物之見故知遠察微者聰明之見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務華於榮者聲利之見也命之曰陷性之穽巧言令辭者利口之見也命之曰惑性之藥奇謀詭策者深機之見也命之曰敗性之寇是何也智深者偽生識遠者詐強夫異我以智者本為知道者也賦我以識者本為識性者也豈其眩於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卻見者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敷榮吐華各喪其真朝生夕隕物孰免乎吾當內自省焉吾亦物也於是採其本集其靈去有歸無返於真空返於真空者必先除其釁焉夫灼以華藻惑以鏗鏘滋以膏粱襲以芬苾示以好惡習以嫉媚役以金玉悅以爵祿媚以語言誣以機謀斯十釁也不能除焉則達性失道矣赤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

而後可也。下愚者所稟昧昧焉。上智者為邪所蔽而與之同。何以袂節而發晦乎。必捨其暗塞而投於純明之舍焉。太上曰。多知博見。彼以為明。斯乃為暗者也。天與之性。何為而亡乎。道與之貌。何為而悴乎。七情之燎。焚於五內。真元燼矣。夫能使其情俱為煨而熄焉。則冥冥寂寂。真樂至矣。思真子學而不知道。懟焉泣於瑤池之下。真君謂曰。爾之七情。不為觸而發。則入真慧矣。內心未純。則尚華而亡其純矣。古之至人。以性卻性。以形忘形。性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於昏形。吾有也。不以形喪形。而入於華內。而貴朴。如槁木焉。故未茂者傷本。枝大者害幹。梵宮靈宇。梵宮八界靈宇三千帝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燭。玄風所扇。夫何以致之。與。懲忿窒慾。忍有所得。慈無所捨。此其端乎。妙素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氤氲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腐真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宇以遣白日。調瑤琴以戰素月。斯陟於道矣。外思者。道之寇也。紛麗撓乎慮。鏗鏘動乎情。坤牛挽之。河車運之。外奔而入。內馳而出。則性斯喪焉。性也者。水也。風薄之。則亂其清矣。吾視外境。其如芥焉。則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思子曰。綺言者。語之疵也。邪視者。鑒之疵也。淫哇者。聽之疵也。躁動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議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氣而游於丹廓者。其孰敢忽此耶。咎莫大乎有見恃識。以開萬端。而求於勝也。故意可以測古賢之情。明可以灼聖賢之理。顧有蔽也。莫能開之。有感也。莫能引之。異徑以為大路也。行潦以為滄溟也。吾以為慧。而離於慧。益遠矣。可不務去乎。棄聖絕智。屏其良知。進乎不為之宰者。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未聞逆其書滿家。

既聞道破觚折牘室其視剗其識道非無也性非空也無則沈于罔象矣空則委於冥求矣希聲無聽也空色無視也罔象無得也至虛者有其空真符者有其有於是當先固其守焉夫然後入於正夫因人而檢不見法而遷此有守者也雖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適於無從相而至於寂矣五空八識不辨乎始終而入無為者殆未知無為之為自有歟立我者必自乎無我者也靈乎塵昧疵乎物蔽執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為一又滅之而入於無之域豁而達慧而通身無相也心無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道執之而物不能奪守之而外不能盜矣天與之形物俱有形道與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遠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棄內者有守彼而喪我者有守偽而背真者守有道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內以真者也若不知守焉則干正紊真者至其誰能禦之哉圓淨子曰白之守玄者歟太上謂范子曰五蠹亡矣七情滅矣汝知之乎范子曰非鍊磨者乎曰鍊無以守則其外移矣磨無以守則其有傾矣惟其守己而已顓蒙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昧而不自覺歟既其覺也神安魄定入幾微矣皇甫子曰覺有五或因其殃而覺歟或因其疾而覺歟或因其難而覺歟或因其蒙而覺歟或因其達而覺歟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蔽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慾以滓之三毒以蠱之蔽源者流也亂性者情也嗜慾者風波也紛華逐欲而生純實從物而死性之質凋而不朴矣性之靈漬而不明矣根不寧而蒂不固矣湛乎一景獨守其源衆流昭徹而澄矣我性之肇亦與人同焉所受之純全而不虧所葆之粹和而不較中有圓者其性也歟

運而不窮。融而不凝。窮則為凝。凝則為止。夫能明達洞徹者。粹美以挺內。和會以塞外。熙然如春。無方如神。不散其陽。不係於物。斯圖之效歟。故得其性也。靜以止之。而不知其運。虛以極之。而不知其反。其猶獨陰之寂。而不入其真耶。玉惠子曰。六慾生而真靈缺。豈能圖乎。三毒興而冲和喪。豈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關至矣。物之性未嘗殊也。小大所圖皆同焉。好惡所受皆均焉。從其大小。由其好惡。則迷其本。遠其宗。棄其源。失其祖矣。自執其性。驚於六塵。舍於三彭。惟狹其昧。刮其愚。以明為宗。以清為性。識陰陽之所囿。而同乎冲虛天元之性。則廓然之所宗矣。消穢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羣宰之上。與化同游。與性同契者。適乎至真之祖者也。赤松子曰。三明宅於中。六鑿鑄其外。吾不登乎異歧矣。巫夔之子。以響為宗。而獲鬼隨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巫報焉。所見不可不慎乎。無法之中。有範焉。有圍焉。空以道範之。虛以化圍之。空非彼所謂之空也。虛非彼所謂之虛也。不空其思。不思其空。斯可謂達也已矣。夫以筭挈水者。猶求諸空者歟。吾知所以裨補之。斯復其真性矣。誠以無為無。則何以語道之大乎。真修者。緣類而應也。無所入。無所捨。而靈心見於外。於是真冲挺秀。與理特達。天純不駁。入於慧焉。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其靈盈固。其名曰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滯礦焉。物不能招矣。則入冥不窮。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為見。不聞為聞。然後有見聞之寶。不悔乎蓋嘗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變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復於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為有。其失也實。以無為無。其失

也虛無之有者真有也無之無者真無也淵靜之淵淵而又淵洞玄之玄玄而又玄茲猶其粗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駁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曠兮若谷應受不留澹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於道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真寂乎襲其氣精神會通成於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相為之用則各歸於初莫測其變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思而不空則殆多知也空而不思則用守也其不亦達乎性命者與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五化篇

萬物芸芸其變不窮能以道化虛明則通

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為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乙放之為太清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之有情也賢女化為堅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射似虎者見虎不見其石斬暴蛟者見蛟不見其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空中之塵若飛雲而目未嘗見也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也況非見聞者乎太虛者一虛也太神者一神也太氣者一氣也太形者一形也命之則一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者也稚子弄

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噫。化化其無窮者哉。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異者形也。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矣。孰為術化乎。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母也。氣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蕩穢者。必召五方之氣。伏虺者。必役五方之精。召之於外。守之於內。用之於外。無所不可也。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水。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返覆矣。至淫者化為女。至暴者化為虎。樂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剛也。憂者其形蹙也。斯亦變化之道也。蠟蟪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溼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陰陽相搏。則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溼相育。則蟪蛄不母而生也。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溼而母之。無不濟者何也。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也。潤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思所不思。可以冬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矣。孰為德化乎。天下賢愚營營然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

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貧其死者樂其死，貧其輸者樂其輸。孰為仁化乎？海魚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已，斯能罪人；不報怨，斯能報人。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啜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為食化乎？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者食也，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有所享也。虎狼不過嗜肉，蛟龍不過嗜血，人則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矣。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也。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免，或覲其生也，孰為儉化乎？水火者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欲救之術，莫過乎儉。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養富；儉於公，可以養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殯塋，可以養壽命；儉於心，則可以生死。是謂萬物之化柄也。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喜。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畢生用一器而無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也可以即清靜之道矣。

坐忘篇上

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要。澄神契真。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於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夫聞毀譽善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於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家畜也。縱之不收。則悍戾難馭。鷹鷂野鳥也。一為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歟。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乎能言。夫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為難進。是不知貝錦始於素絲。冲天之鶴。資於穀食。蔽日之輪。起於毫末者也。事非常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况棄道德。忽性命。而從不要以自戕乎。夫撓亂吾身者。則寇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吾不為此觀。是猶遇敵棄甲而逃。反受其咎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何謂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澡雪。則復歸於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天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於形。淺則惟及其心。被形者。

神也。及心者慧覺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辨。斯神氣漏而為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寶。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修造成真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於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定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非求於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為病為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故而不動是為真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物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為淺深之叙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亦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填補天傷還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為僊人者四也。鍊形為氣名為真人者五也。鍊氣成神名為神人者六也。鍊神合道名為至人者七也。

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稟乎靈氣。精明悟通。學無凝滯。則謂之神焉。宅神於內。遠照於外。則謂之
僊焉。靈氣者。其不可為世俗所淪折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
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溼曰饑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於僊矣。簡易者。天地
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僊之德也。夫學道者。言
涉高說。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為氣所病者有矣。學僊者。反為僊所迷者有
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
齋戒者。何也。澡身虛心者也。齋者。潔靜也。戒者。節約也。饑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
者。勿食。腐敗閑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於
溫熱。變其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安處者。何也。南向而坐。束首而
寢。居之屋廬。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盛而明多。明多則傷於魄。魄。陰也。卑則陰盛而闇多。闇
多則傷於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況夫天地之氣乎。有亢陽之切肌。有淫陰之侵體。
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牕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闢之。前必箔。後必屏。大明則垂箔。以
和其內映焉。太闇則卷箔。以通其外曜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
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內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
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皆不離於身。不傷於神。此其漸也。凡人終
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安得不疾且

天耶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為衆妙之門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默而不對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閒解也無閒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為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真一天隱子曰生於易中死於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由一性真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為僊矣變而通之是曰神僊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微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辨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馳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強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於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道不拘乎榮貴不求乎苟進恬然無欲忘

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興或曰：人之壽終，心識苟正，則神超於真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識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顰，見善則笑，猶為善惡所惑，況其終也，昏耄及焉。吾未見不為衆邪所誘者也。故有有識化無識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蟲識者，黃氏之化蠹是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為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今有知榮貴為虛妄，了死生為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心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於無形，出乎化機之表，然後陰陽為我所制矣。

集要篇

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觀，則鉤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觀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鄉歟？憂悲苦惱之窟歟？惟定明者，內覺其身心空，外覺其萬物空，於是諸相既破，無可執，無可爭矣。諸有者，夢幻也。夢中而人狎之，且曰：夢中搏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吾嘗坐玉堂，見饗人汲水，吾觀空純熟，目無全人。觀汲水者，惟一塊之空，自西而東，豈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無一物，隨所視而起，異端焉。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之，如川之泄，簣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燕，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畏。

念起惟畏覺之遲也。覺速止速。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最道之權輿也。裴休曰。天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漚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又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淺深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意。決定死生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摩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於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寶相。而見魔王跏趺之像。且怖矣。況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碎金篇

漆園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與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貫三道為一焉。夫儒家者。以正心為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為要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肩吾既聞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氣與神合。竺乾氏